

# 军统四大

特工王 戴笠的四大杀手

金山 编著

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大革命  
时期



# 军统四凶

——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

金 山 编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# 军统四大凶

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



军统四凶

——特工王戴笠的四大杀手

金山 编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09

发行部电话 64010840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利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4 印张 300 千字

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 20000 册

ISBN 7-80105-519-5/K·60 定价：19.60 元



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汪精卫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



汪伪政权的汉奸特务头子丁默邨、李士群



军统巨枭戴笠与杜月笙、陆宗士在一起



汉奸巨头汪精卫（右二）、王揖唐（右）、王克敏（左二）等在青岛会谈



宋庆龄（左四）因与中共来往密切，被军统特务监视



戴笠和参训班学员合影，这些学生毕业后都成为军统的骨干



戴笠会客室——杨虎成父子殉难处



军统特务头子、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



杨虎成被害后的遗体



笑里藏刀的戴笠



军统女特务小菁儿



三个杀人狂在杀人比赛后，正志得意满地拭去刀上的血迹



戴笠检阅训练中的女间谍们

雨晨  
珍貴  
患病甚  
希  
望時  
常問

蒋介石问候戴笠病况的便简



军统特务跟随蒋介石夫妇在江西南昌

## 前　　言

有人评价：国民党的失败，原因在于其实行黑暗的法西斯特务统治。大陆时期的国民党，有两支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：军统和中统。军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，专门从事侦察、盯梢、绑架、暗杀等罪恶勾当。

谈起军统，人们就会想起戴笠。在戴笠手下，有一批喽罗走卒为其拼死效力。其中，赵理君、王天木、陈恭澍、沈醉备受戴笠青睐，被称为“军统四凶”，是戴笠多方网罗的四大杀手。这四大杀手，有着超级私欲，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残害忠良；有着超人恶智，处处为害中国，不断花样翻新。盯梢、密捕，刀砍斧劈，枪杀毒毙，事事展示其毒辣；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、海内外，处处晃动其身影。吉鸿昌被杀、杨杏佛喋血上海滩、史量才绝命沪杭路、宋庆龄遭恐吓、鲁迅受监视、杨杰被迫杀……这都是军统四大杀手的“杰作”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四凶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反对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。“兄弟阋于墙，共御其侮”，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也会为维护其反动统治而消极地对抗外来侵略者，军统就曾经对汉奸、日本侵略者展开过暗杀。本书根据曾公开发表的有关史料对此也作了一些描述，比如：张敬尧倒毙于六国饭店，殷汝耕险遭毒药鸩命，梁鸿志死里逃生吓破狗胆，陈兼除夕丧命使群奸惊魂，汪精卫受国人唾骂，遭遇千里大追杀……我们相信，读者会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认识当时的历史。

嗟乎，若夫民主昌盛，政体先进，则吉鸿昌、杨杏佛、史量才诸君何至于被暗杀，汪精卫、张敬尧、殷汝耕等辈自当公堂候审、明正典刑。军统势力大张，四大杀手崛起，实是中华民族大不幸，是时代大悲剧。试想，赵理君流氓出身，无情无义无是非，唯知以杀人为职业、以杀人为快乐，吃喝嫖赌无恶不作，媚上欺下横行不法，最后死于内部纷争，如此社会渣滓，竟会受戴笠垂青，成为军统第一大杀手，公道何在？试看，王天木长袖善舞，巧于钻营，为人八面玲珑，善结人缘。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投靠汪伪充当汉奸，使抗战遭受重大损失，如此巨奸大逆，竟然未遭惩处，国民党统治之黑暗于此可见一斑。试问，陈恭澍文武全才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心存报国之志，办事勤勉，体恤下属，若能弃恶从善，追求进步，为国为民贡献其才智，岂不是国家之福？试评，沈醉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，竟然受骗进入军统充当戴笠的鹰犬，以至于罪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，竟至于不辨是非，利令智昏。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，沈醉能认清罪恶，改邪归正，著书揭露军统罪恶，实为国家之大幸。

此为识。

编著者  
1997年1月于北京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北风萧萧

- 1. 鸡鹅巷五十三号：特工王的“辉煌”梦 ..... (1)
- 2. 陈恭澍：辣手书生入江湖 ..... (5)
- 3. 开学典礼：蒋介石亲临“打气” ..... (9)
- 4. 初到平津站：两大杀手成知己 ..... (14)

## 第二章 惊天一枪

- 1. 八大胡同：刺杀令惊醒治游梦 ..... (20)
- 2. 六国饭店：老军阀欲做新汉奸 ..... (28)
- 3. 张敬尧：一代奸枭命赴黄泉 ..... (38)

## 第三章 肆虐洋场

- 1. 沈醉不知归路 ..... (46)
- 2. 亚尔培路：征途漫漫、丹心一点 ..... (59)
- 3. 阴谋：毒手伸向国母 ..... (64)
- 4. 一代豪杰血溅亚尔培 ..... (72)
- 5. 《申报》：一篇“评议”招大祸 ..... (78)
- 6. 报业大王魂断博爱镇 ..... (85)
- 7. 怪西人案：沈醉再露头角 ..... (92)

## 第四章 镊羽北国

1. 抗日居然“有罪”,杀忠良竟会有功? ..... (100)
2. 老乡见老乡,背后给一枪 ..... (107)
3. 黑枪好躲,毒掌难逃 ..... (110)
4. 急令:刺杀石友三!!! ..... (122)
5. 小掌柜骗了大杀手,陈恭澍亡命走天涯 ..... (135)

## 第五章 追命惊魂

1. 追命枪:杀手失手,汉奸真奸 ..... (144)
2. 惊魂枪:刺客技穷,汉奸漏网 ..... (157)

## 第六章 血仇难泯

1. 大难突起,戴雨农痛失上海滩 ..... (176)
2. 利斧劈向民国前总理 ..... (181)
3. 二煞争权,耗子动刀窝里反 ..... (192)
4. 除夕之夜,汉奸外长名登鬼录 ..... (201)
5. 东洋魔女和六十七号魔窟 ..... (207)
6. 汉奸们的卖国三策 ..... (213)

## 第七章 千里追杀

1. 蒋介石骂娘,汪精卫哀叹 ..... (224)
2. 军统杀手千里“大赶集” ..... (228)
3. 月黑风高杀人夜,刺客初探高朗街 ..... (235)
4. 初战失利:毒面包枉费心机 ..... (243)
5. 二次出击:众杀手追命红河口 ..... (251)
6. 夜闯汪宅:惜哉剑术疏,奇功遂不成 ..... (260)

## 第八章 缠刺汪逆

1. 重入江湖：陈恭澍接任上海滩“掌门” ..... (269)
2. 青帮“老太爷”命丧“掌心雷” ..... (276)
3. 朋友不“义”，学生有“情”，汪精卫  
    逃过两次暗杀 ..... (287)
4. 王天木评戴笠：“违仁背义，男盗女娼” ..... (299)
5. 祸水惊魂：王天木大交华盖运 ..... (307)
6. 青岛特工战：戴雨农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 ..... (313)

## 第九章 沐血洋场

1. 大流氓不敌大杀手，假保镖枪击“张大帅” ..... (327)
2. 美女施媚，厨师举斧除汉奸 ..... (334)
3. 特工大战，大上海血光冲天 ..... (347)
4. 日本“摩登”队长遭阉割 ..... (358)
5. 陈恭澍被捕，戴雨农痛哭 ..... (363)

## 第十章 血色残阳

1. 山城滴血，杀手平步登青云 ..... (376)
2. 恶有恶报，赵理君至死不明 ..... (389)
3. 国民党日薄西山，众杀手惶惶四散 ..... (400)
4. 苦海有岸，岸在北京；杀手有幸，幸在自新 ..... (410)

# 第一章 北风萧萧

## 【1】鸡鹅巷五十三号：“特工王”的“辉煌”梦

1932年春天。

没有一点春的气息，倒像秋的萧条。料峭的寒风时时送来零星的枪炮声。北方，东北军在和日军作战；南方，大大小小的军阀各据一方，混战不休。似乎那硝烟弥漫了整个天空，天宇一片灰暗。阴沉沉的天宇笼罩下的几乎是光秃秃的原野上，时而可见三五成群的急慌慌的逃难者的身影。所以这秋似的肃杀中又含着一丝慌乱、一丝躁动。

而此时的南京城在雾的笼罩下却显得异常静谧。实际上，北方、南方战争的消息每次传来，都要在市民中引起一阵不小的波动，但这波动恰如一枚石子在池塘中激起的涟漪，一圈圈荡开去，最后消失了，于是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特别是在早晨，店铺的门大都闭着，街上不见行人，除了几声沉闷的狗吠，一切都静默着。这时一辆黄包车疾奔而过，那铃声在空旷的大街上传得很远，异常清晰，更将那寂静衬得近于恐怖。

这黄包车在大街上跑了一段，转入一个巷子，最后在一座房子前停了下来。这房子门前有一丛矮树，墙脚的一棵青藤爬上树又攀到了墙上，一直蔓延到屋顶，透过稀疏的藤叶，可看到墙上斑驳脱落的痕迹，而那扇门却是新漆过的，门上的铜环特别醒目，在门的右侧的墙上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，上面的字由于风雨的侵蚀已有点模糊，不过还可辨认出是“鸡鹅巷 53 号”。这房子虽

旧，但在周围破旧房屋的衬托下却显得有点威严，或者说是神秘。

坐在黄包车上的人下来，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币递给车夫，然后走到那门前，迟疑了一下，举起手扣打了一下门环，那门马上就开了，一个头从门缝中伸出来看了看，然后将门打开让外面的人进来，又关上门，对着客厅喊了一声：“陈先生到了！”

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早迎出了客厅，连声说：“来来来，老弟，祝贺你！”一边伸出粗短黝黑的右手，紧紧握住了陈先生的手。那中年人浓眉大眼，隆准高颧，身材不高却极为结实，那张长长的马脸很有特色，说话时五官都在运动，鼻子抽动得特别厉害，似乎是患了慢性鼻炎，说起话来鼻音很重。

“多谢雨农兄的栽培！”陈先生随那人坐了下来。“哪里，哪里！雨农自跟随校长以来，出生入死，唯尽忠而已。校长此番委我以此等特殊任务，我等当誓死效力。你们此次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任务艰巨，我希望你们以后会成为特务处的栋梁之才。”那人说到这里，抬起头看了看挂在正中墙上的一幅画像，然后接着说：“训练班班主任由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，不过我将亲自训练学员，一定要培养出大时代的特工精英，才不负校长的重托。恭澍老弟，我对你甚为信任，我打算让你担任班长，你要随时向我汇报这些人的情况，你可以写成便条。”将头转向站在旁边的起先给陈恭澍——原来陈先生名叫恭澍——开门的人，“金南，每周一、三、五，你到训练班将恭澍弟写的便条取来。”金南答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看了看坐在沙发上仍有点拘谨的陈恭澍，说：“陈兄，戴长官对蒋校长可谓忠义两全，当年打张作霖，戴长官为报送情报，屁股都磨掉了一块肉，三天三夜没命地工作……”陈恭澍称为雨农兄的人原来就是戴雨农。戴雨农打断了金南的话：“那有什么？”既而又叹道：“以前我一个人跑单干，条件确实太差了！恭澍，你们一定要利用好条件，好好训练，好为校长效力啊！”陈恭澍连连答应：“是，是！还望雨农兄多多栽培。”